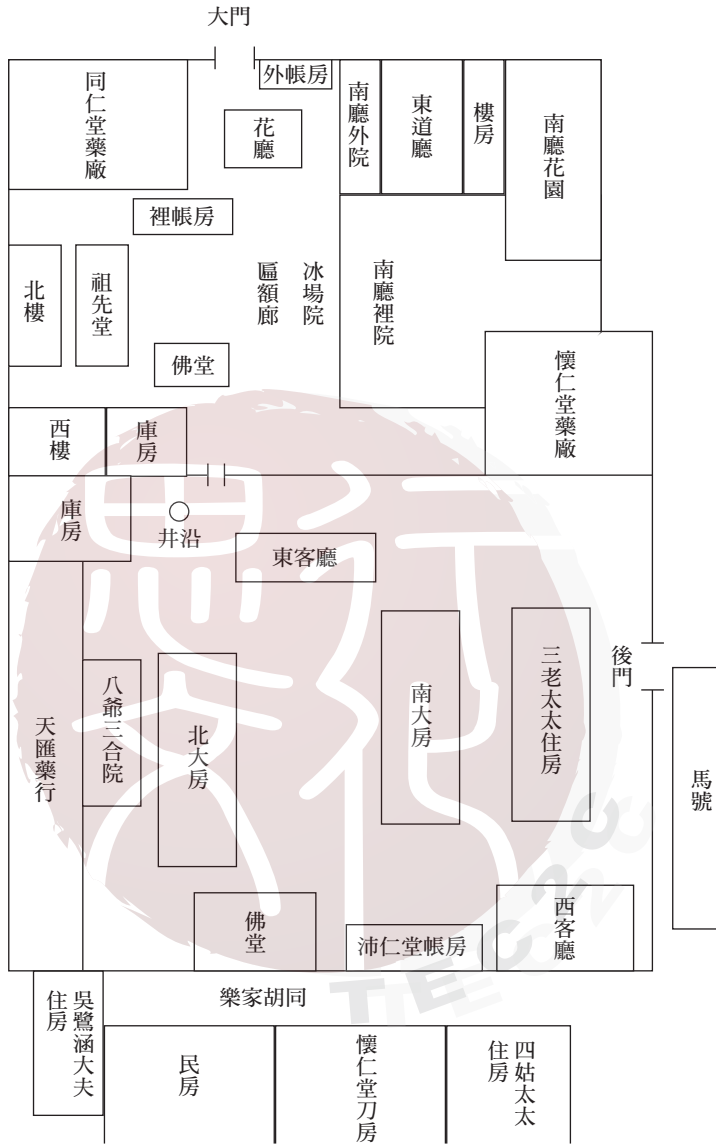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話

老宅憶舊





老宅主要地點示意圖（劉建輝繪圖）

老宅前門與同仁堂製藥廠

人們稱新開路路西十九號是「樂家大門」。從早上六、七點鐘到晚上十點鐘之間，大門一直開著，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兩扇黑漆大門建在一個五層台階高的平台上，在大門中應屬比較寬大的類型。門上貼有門神，大門旁有一對很不起眼的長方形石墩。晚上關門前，安置包鐵皮的門檻，高約一尺，跨過時稍覺費勁。整個大門樸實無華，卻顯得敦厚大氣。平台有一通道，兩邊各有一兩間房長的門房。

樂家門房有蕭五、李慶、閻德明幾位老人家。蕭五爺是門房之首。筆者七伯父樂達仁看中一青樓女子，欲納之為妾，該女子不願為妾，寧願做一平常人之正妻。七伯父為其贖身，並把她介紹給蕭五爺。她生有一子乳名春子，較筆者小一兩歲，是筆者兒時玩伴之一。春子的相貌遺傳了乃母，很是俊秀，成年後成為一名員警。另一個玩伴是老人家楊德山之子，本名楊建忠，經十伯父樂達義的介紹，到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雲先生創辦的榮春社戲班中學唱老生。他嗓子不夠好，只能學裡子老生（配角）戲。尚小雲是十伯父義子。楊建忠參加榮春社時，正趕上「喜」字輩排名，遂改名楊喜忠。十伯父鼓勵他要努力學戲，爭取早日坐在台中央的位置（主要演員）。筆者看過他一次戲，他告訴筆者，那次是臨時鑽鍋（救場現學的）替演的一個武生角色。還有一次農曆七月初七，他被選入當仙女的行列。他告訴筆者學戲之苦。班主之子武生尚長春，乳名大斗子，他讓小學

員站成一排，自己拿著板子練。每練一下，一個學員屁股上就挨上一板，以致楊子到家都不敢坐。家人問其緣故，他也含糊其辭，怕母親為他擔心。過了幾年，他放棄了吃戲飯，而改學開汽車了。

從前門平台下來約二十公尺有一影壁，上有一排黃加綠的瓷磚，觀之平平。小院北側是一男廁所，旁臨一座小佛樓。

南邊是同仁堂藥廠的外帳房，是筆者常去之所。筆者的好友，帳房先生夏傳琛，雖比筆者大幾歲，但卻很說得來。他曾在刻字鋪學徒，能寫隸書，善刻圖章。中學時，他常幫筆者完成這方面作業。兩年後，他和王淑本女士結婚。筆者送了他們一份禮，並要求嫂夫人送筆者一張她親筆簽名的結婚照片。筆者在匯文中學上初中時，每天送家庭教師浦克剛先生出大門後，常在這裡和他們閒聊一會兒，所以得知同仁堂一些事情。他們也讓筆者幫他們反映一些不夠公平的事，如幫助木訥的大師兄漲工資。筆者確也幫他們反映過一些真實狀況，因此元可哥誇筆者深入民間，知道得多。

繞過影壁往北，可見有一道三間房屋的磚雕花牆，這是十五老爺樂詠西為娶天津鹽商之女黃氏夫人而專門建造的。做工極為精巧細緻，是鏤空的細碎花雕圖案。這是十五老爺樂詠西為被鹽商岳父看得起而建的花牆，自然不惜重金。此花牆確實巧奪天工，為花廳小院增色不少。從第一道影壁到第二道花牆之間有一條用石子砌成的甬路，六老爺樂達莊親自為此路按壓石子，並排成幾個英文字，惹得工人不快。他們隨即提醒說：「按

石子多了手會疼的！」此院北邊是同仁堂製藥廠，南邊就是大爺樂佑申的住處「南廳」。

同仁堂藥廠是個南北向長方形院落，南房五間是製作丸散膏丹的主要場地。西頭一間是吊蠟皮的地方，有楊富洪等幾位員工。他工作幾十年專門吊蠟皮，技術過硬，但比較專一。所以他們不能一專多能，到了其他商號就顯得力不勝任了。

吊蠟皮即用鐵鉤插入直徑不同木球上的小孔，在熬好的蠟液中一蘸，取出晾涼。蠟液凝成蠟皮，用小刀稍斜切一圈，掰開蠟皮，取出木球，依原樣放入丸藥。用鐵鉤插入原孔再在蠟中一蘸，蠟丸只留下一些鉤痕餘蠟，用牙咬平，再在火上微烤略融。就在此處蓋上藥戳，通常是矩形雙戳，例如一為「牛黃」、另一為「清心」二字。同仁堂藥廠的活多數不重，工作雖專，但很單一，所謂只幹「一角活兒」。筆者所見的調到筆者單位中藥研究所的同仁堂的馬師傅，反不如原安國縣藥廠的劉師傅。縣裡藥廠師傅都是多面手，從藥材炮製到劑型，哪一方面都拿得起來。

再說同仁堂製藥廠，中間三間房是做藥的主要地方。配細料時則要兩三位師傅，下午到祖先堂去配細料。藥廠第一把手馬健如先生從青年時即在同仁堂藥廠，經驗豐富，非常老練，一直認真執行製作優質好藥的規章制度，一點也不馬虎。例如藥酒製好後，要先放上兩年，去去酒的躁性。馬先生與六爺樂益卿是髮小，兒時玩伴。益卿性詼諧，與馬先生又是老熟人，開玩笑來都帶有幾分親熱。

在筆者印象中，從十伯父樂達義到六兄樂益卿管理同仁堂近二十年裡，他們每天必到

祖先堂（辦公室）處理堂務，都是馬健如和左貴環陪侍左右。有時還有一兩個中年助手參與其中，記得好像有少白頭李忠。馬健如是位六十歲瘦小老頭，慈眉善目，眼小無神。他是位經驗十分豐富的老先生，是同仁堂藥廠的頭把手。但他平時不在藥廠上班，只有在樂姓人到祖先堂來時，他才在場。他是「掌眼」的，有困難需要他解決時才去藥廠，而具體操作都是二把手左貴環帶著年輕人完成的。

左貴環先生四十七、八歲，中等身材，胖乎乎的，常笑眯眯的，像喜樂佛。他們兩位經常在優質細料藥材庫工作，是當然的行家裡手。別的不說，祖先堂東邊的兩間房是細料藥庫，什麼藏紅花、虎脛骨、麝香、冰片等貴重藥材全在祖先堂內間。這裡常年鎖門，他們兩位得天獨厚，在細料庫裡「燻」出了深厚的製藥功夫。他倆還熟悉管理，烏頭、附子等有毒的藥材存放得井井有條；同仁堂虎骨酒、茵陳酒等藥酒的存放，他們都一清二楚。筆者認為他們兩位一定也是祈州藥市採購藥材的大行家。

有一次匯文中學老師張文元先生要來參觀同仁堂藥廠，左先生說：「咱們給他攤點小膏藥看看吧！」攤膏藥那是先把膏藥骨子中的涼膏藥加熱至半流體時，每人用木棍在方形膏藥光子上轉抹，然後將方形光子對角一按，放涼即為膏藥成品。張老師看後覺得手工操作不夠先進，但對同仁堂一絲不苟的製藥精神深表欽佩。

同仁堂藥廠的三頭兒姓陳，較矮而大腹便便，外號「萬應錠」。因為萬應錠成藥呈短梭形，師傅們常和他開玩笑說：「棺材只有大頭兒、小頭兒，沒有三頭兒。」筆者上小

學三年級時，一天中午下課，路過同仁堂藥廠，看見陳先生他們集體為虎骨酒刷藥瓶。筆者指著他大腹便便的肚子，問：「你什麼時候生產啊？」眾人哄堂大笑。

同仁堂藥廠的主院是三間房寬、五間房長的院子，呈長方形，東西廂房各五小間，主要是宿舍。房檐下及牆上掛著用報紙包好的瓜蒌，有多數大酒缸排列成行，內中放有各種藥酒，貼有藥酒名籤，如茵陳酒、如意長生酒等，都標明著生產日期。院的中央放有大號鐵製杵臼，用以粉碎藥材。在此院中，筆者見過屠鹿，用來製全鹿丸，也見過做兔腦丸時殺兔頭的經過。

打水丸是個技術活兒，師傅們將藥粉打水，即可在竹扁內搖成水丸。這還是個力氣活，所以師傅們是幹一天活，休息一天。

還有一項技術活：榜羚羊角和犀牛角。那時由人稱「羚羊郭」的郭師傅用特製旋刀來製作。郭師傅榜羚羊是出了名的，大片大片淺棕色或灰色的羚羊角片或犀牛角片從他的刀下飛出。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電視台曾給郭師傅照過專輯。他當時已八十幾歲，住著低矮的房屋，過道滿地磚頭，看來他的生活並不富裕。

同仁堂藥廠主院的院北是一寬大過廳，兩邊擺滿酒缸，還有法半夏及天南星炮製品的器皿；再往北是藥廠裡院，西邊是一大廁所，東邊三間房分別是郵政處、書寫虎骨酒桶處和製作小蠟紙封處。製蠟封具體工藝不詳，只見舒、王二先生用裝水丸小紙袋一邊蘸稀蠟油狀物、一邊烘烤。舒先生原來認識十五老爺樂詠西，他善刻小牛、小馬等竹製品，

很有心得，能鑑別出牛膀骨與馬膀骨的區別。小王先生約三十歲，胖乎乎不愛說話，家住近郊，每天早晨卻是第一個到達製藥廠的。他也喜愛養鴿子，他們工作的房後就是筆者父親飼養名貴品種鴿子的場所，房後坡是鴿子蹲房、棲息的地方。一天製藥廠辦公室決定翻蓋這三間房，當晚這房就塌陷一角。迷信者說，大仙爺（黃鼠狼）顯靈了。

郵政處張印鵬先生負責外地人們的來信，其中很多是買藥的。一次，他抱怨人名、地名寫得不清，經問幾個人都不認識該信上的字，張先生只好照來信的人名、地名照畫不誤。國民黨統治時期，本來選的甲長是十七哥樂樸蓀，但他不去應卯，而請張印鵬先生代替。日久天長，張先生即真成為甲長了。解放後，張大呼冤枉。為彌補此遺憾，他積極參加了秧歌隊，並扮演了一個老太太。

員工中還有一位老先生，忘記他貴姓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用朱筆往豆綠色虎骨酒桶上一面寫上「虎骨酒」三字，另一面寫上「京都同仁堂」。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們還專認這個包裝。樂家人和員工們都認為這個包裝太過時了，換了個新包裝，結果華僑們反而認為是偽品，只好又換回原來的包裝。

從同仁堂藥廠裡院往西是新建的同仁堂辦公室，副總經理樂益卿經常在這裡辦公。從此往西，就是北樓。從同仁堂外院南端往東是員工食堂，此院北邊是廚房，院內擺幾張桌子條凳，是各位先生用餐之所。很多年前，當時的小邱師傅還是雜役，初期切熟肉都油湯外溢，經門房閻德明老人家指點才有所好轉，眾人都說讓小邱拜師傅。父傳子業，

幾十年後竟有了「邱家廚房」的美譽。

一天大哥樂佑申到同仁堂藥廠食堂辦事，全體人員靜默，只有京劇裘派花臉票友黑漆劉背著身子正在盛飯，一邊還在唱《空城計》：「大隊人馬奔西城，為何大開兩扇門。」他盛完飯轉過身，看到大家肅靜。大爺在此，他立即噤聲。外院北端往東一個敞亮的大院，南端即是大鍋台，是製作藥酒及做烏雞白鳳丸等藥的地方。北邊有幾間灰棚貯存雜物，東側有一鐵絲柵欄，即是筆者父子養鴿子的地方。

中藥行業牽扯面廣，除藥材外，還有蜜、紙、蠟等項。蜜分棗花蜜、荊條蜜等。每到夏季，四大藥行的經紀人都會在下午來到同仁堂辦公室商談進貨事宜。

樂家大門

樂家老宅在新開路北口，地處打磨廠，在崇文門與前門的正中央，南接賈家花園。據說此地是明萬曆時太太監賈桂的花園所在，卻從未聽說過老宅與賈桂的房產有何關聯。

老宅有兩百多間房，但全無章法格局，猶似一束散花，難說哪是主院、哪是側院。猜想這是因為同仁堂的名聲日益擴大、印川公的收入逐漸增多，他及老老夫人許葉芬以及他們的四個兒子為了事業的發展和子孫繁衍的需要，逐步擴大修繕，成為筆者後來所見的格局。最先購置的房屋院落應該是大門到祖先堂，包括同仁堂製藥廠等那幾塊地產。

據筆者所知，在後來的年代裡，二房的十五伯父樂詠西為了個人婚姻更為風光體面，在老宅花廳東側建一磚雕的花牆。四房的七伯父樂達仁因為子姪漸多，而將祖先堂後罩房改建成北樓，將西邊平房改建成西樓。先父樂東屏為了建立正規的懷仁堂製藥廠，買下了老宅東南角的民房，一座十六間的四合院，把矮牆建成與南廳後花園等高的院牆，與老宅連成了一片，成為像模像樣的懷仁堂製藥廠。

樂家老宅的局部布局：上房院東廂房的對面就是西廂房，西廂房三間，外邊兩間是大佛堂，供的是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還有藥王爺等多位菩薩的神位。裡屋存放祭祖用品等雜物。佛堂管理員香劉工作清閒，就是初一、十五過節過年有些事做，所以他晚上為一京劇花臉演員勒頭。院落西北有一通道，往北可通西樓，往南可通南廳。通道對面是同仁堂藥廠的藥材倉庫。外植一臭椿樹，上纏一紫藤，平日無人澆水，故春日僅開三兩枝花。一天臭椿忽然倒落，樹幹被賣與一鼓鋪為原料。東北面對面為傭人宿舍，存儲煤。筆者常從此上房。東北通道往北可至北樓，北樓東面是同仁堂新辦公室。

花廳、南廳與井沿兒

花廳

從樂家大門西行，經一條石子甬路可達花廳。花廳只有兩間北房及一個方形小院。東

側是十五老爺樂詠西為迎娶天津鹽商之女而建的磚質精美花牆，前已介紹，不再贅述。院的四角各置山石花木。所置太湖石雖非嶙峋怪石，倒也玲瓏剔透，大小不一，更顯得錯落有致。院的西南角有幾塊太湖石，在一尺多高的石面上，凹處有土，中植一山桃樹，主幹斜生，已有碗口粗細，紅棕色。筆者兒時常坐其上，上下晃動，好不愜意。春日山桃開花，白花一片，是照相的必選之地。石台上三面有高低不等的石峰，成為院內主要觀賞點。東南角有些半高的石塊，種植一棵白丁香。東北角種有一棵珍珠梅，白色小花，花期甚長。西北角有些矮石，旁種一棵西府海棠。此樹花葉同放，花紅紫色，深淺不一，為筆者深愛之物。開花時，過路人常折枝自賞，筆者請人寫「請勿攀折花木」紙條掛其上。北屋是來客起坐間，為筆者哥哥看病的四大名醫之一孔伯華老大夫和古玩鋪的先生們都曾在此暫候。總之，此小院令人賞心悅目，是筆者所愛之處。正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南廳

從花廳往北可到祖先堂，即同仁堂辦公室。從花廳往西是冰場院，經井沿兒可到西院。從花廳往南就是大哥樂佑申的住處南廳了。從印川公及曾祖母許葉芬那兒論，佑申大爺是長門長子長孫長重孫。從家族來論，他自有其不同凡響的位置。十四世第一個男孩是二爺之子寶格，取代了大爺在這方面的位置。

南廳的北房三間為大客廳，為了樂夔九爺不幸去世之事，佑申大爺在這裡宴請了胡適之及沈兼士兩位教授，宴後請兩位著名學者留下墨寶。樂夔被迫自殺事件，前文已經提起，此文不再贅述。佑申大哥擅長京劇打鼓，國民黨統治時期，褚民誼將軍常來佑申大哥處清唱老生過癮。他說：「胡琴拉什麼我就唱什麼，拉西皮我就唱西皮，拉二黃我就唱二黃。」

筆者上初中時，一天晚飯後到南廳玩耍，當晚佑申大哥、若梅大嫂都在。閒聊一陣後，佑申大哥忽然提議說：「我替你算算你大排行的名次吧！看看你應該行多少？」算了一陣後說：「你行二十五。」從此我知道我們十三世共二十七個兄弟，筆者行二十五。

佑申大哥在北京、天津各有一位夫人，平時他兩頭跑，辛苦一些也就罷了。日寇侵華時期及國共內戰時期，一旦戰爭緊張，京津交通出現阻礙，那時他就心懸兩地，急得不知所措了。十伯父樂達義看到此情況後，就對周圍的子姪說：「你們要不怕像你們大哥這樣著急，如果不怕受這份罪，你們就娶兩個太太；你們要怕出現這種情況，你們就跟我學。」因為他平生只娶了一位夫人，而且兩人感情甚篤。

筆者和大嫂李若梅相處更多些，我們經常到普勵小學操場去騎車玩耍，這時只有叔嫂兩人。問她一些青少年想問的問題，她都如實地予以解答。

一年暑假，筆者母親和大嫂合請一位家庭教師。大嫂為兒女選的時間是九點到十一點，這樣她的兒女就不用早起；十一點下課，休息一個小時再吃午飯，這樣就不會影響

孩子的食慾。她就不想想，如此安排，另一撥兒學生怎麼安排？筆者要七點到九點上課，老師就要五點起床。顯然這種安排不夠恰當。後來她同意了筆者母親的意見：老師八點到十點時給筆者等上課，十點到十二點時給大嫂的子女上課，請他們十二點半吃午餐。

北京大嫂為佑申大醫生有三子一女。長子霞格，多年來一直旅居法國。次子貝貝，幼夭。三子效翬燕京大學醫學院畢業，多年在宣武醫院從醫，後任該院副院長。

一次霞格請筆者看葉家兄弟的京戲，開場是葉世長的《打棍出箱》，第二齣是葉盛蘭的《奇雙會》，大軸是葉盛章的《時遷偷雞》。同去的還有一法國友人，他也學中國觀眾的叫好聲，卻常在不太恰當的時候大叫一聲帶著外國味的「好」。霞格閒居無聊，一人在冰場滑冰，遇見元可十四叔，鞠了一個大躬，長他一輩的十四叔僅點了點頭。在法國，大家不論輩分都平起平坐，對此他很不習慣。在北京住了兩年，他時時懷念巴黎的夜晚，那橙色的燈光，塞納河的流水聲，最後他決定還是舉家去法。離京時他抱著母親哭了三次。南廳大嫂說：「大家不用擔心，他在火車上遇上個聊伴，會立刻忘掉這別離之痛。」

效翬學習很努力，在燕園尋找室友時，恰遇數學系施君惟樞。施稱效翬為胖子，效翬則稱施為猴子或老師，因「老施」與「老師」同音。施君北京無家，常與效翬同進城，就住在樂家。施君幫我們輔導數學課，輔導完得出結論，直言不諱地對筆者母親說：「十七太太你完了，你兩個孩子既不聰明，又不用功。」他還說效翬做出數學題後，熟讀幾遍，考試時幾乎能背出答案，常是第一個交卷。數學系著名的張教授身體很不好，

難得這一年開出一門高難數學課，施君本不夠聽這門課的學歷，但又不肯放棄這個難得機會。張教授講課時臉色逐漸蒼白，至二十分鐘時，不得不坐在沙發內猛吸香菸，眾多學生無一吭氣。至張教授臉色恢復正常，再講十幾分鐘後就下課了，施君就仗自己課後看參考書。一個夏日，施君在院內思考一道難題，一夜仍未得解，直到次日筆者上學時，他還在思考。大嫂勸他先吃早點再學習，初時他還不肯，果然餐後靈機一動，難題解決了。

北京大嫂唯一愛女美琪，人很漂亮，性格也好，待人和氣誠懇，人稱七妹，後考上北京大學生物系。她母親所始料不及的是，我們稱之為老妖魔的施君和她發生了戀愛。發生這種情況，大家只好不歡而散，施君搬離了南廳。效輩說他妹妹是看名人傳記太多了，不知不覺地把個人感情也裹在其中了。

天津大嫂的長女靜敏是六姊，她也考上燕京大學。筆者母親貌美，但只是面部漂亮。天津大嫂不僅是面部姣好，而且身材修長，打扮又非常入時，所以她到燕園去看女兒，同學們都認為她是高班學長，靜敏也不向同學介紹說這是她母親。天津大嫂後來抱怨說：「這孩子也不給我介紹一下。」北京大嫂背後說：「你打扮這麼入時，讓孩子怎麼替你介紹啊！」而靜敏則是非常樸素，平時不施脂粉，常素面朝天。一九四八年底北平解放前夕，效輩和靜敏在炮聲隆隆中，彼此對找，在燕園兄找妹，妹找兄，他們都不敢單獨回家。

從南廳南面兩明一暗的大客廳往北一拐是東道廳的裡間，較窄的裡間和較寬的外間，

曾是二哥樂西園金屋藏嬌的地方。他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生有二子一女，即兒子寶格、玉格和女兒華生，華生夫妻早年移居美國。第二位夫人貌美，玲瓏小巧，七分京腔加三分蘇白，說話十分悅耳，西園愛之甚深。東廂房道廳即是他們的愛巢。那位二奶奶無所出，後來又得了嚴重的腸部疾患，常出虛恭，這時她就說：「二爺，你抽香菸。」西園笑而照辦。不久，這位二嫂病故。二哥樂西園悲痛之甚，要出家當和尚。第三位夫人沈芳茜二嫂生一子一女，女名伊莉，隨章姑爺之工作，轉戰南北，先在東北演話劇，後又去廣州從事電影業，後來她也參加了影視圈演些小角色；幼子伯勳乳名禿子，酷似二哥。

南廳院子不太大，近方形，長寬約三間房，是一個整齊的四合院。解放初期，緊縮樂家人的居住面積，先是樸蓀十七哥搬到東道廳，他遷至東城後，筆者家又搬到東道廳。西道廳三間小房，北邊一小間曾是南廳老人家周伯的住所，後是效翬燕園同窗施老妖的住房，他在此常用一藍綢墊頰下習練小提琴。到筆者祖母和我家搬至南廳時，此地改為廚房，中間是一過堂門，南邊是一小儲藏室。

南房三間是正式的南廳，這裡是佑申大哥和北京大嫂以及子女日常生活地帶，後面緊挨著一座面南朝北歐式兩層小樓。樓下是佑申大哥他們的臥室，子女住樓上。效翬說他父親夜半有時飢餓，常到他房中覓食，故他注意讓他點心罐永遠不空。他上醫學院後，若梅大嫂也懂得了不少醫藥名詞含義，並不時說出「代償不全」和「非蛋白質」等名詞，

讓周圍人們欽佩不已。還有一件小事，若梅一時高興，於二十世紀四〇年代找出昔日清裝，兩件精巧繡技的馬褂，她母女各穿一件，在老宅內走來走去，非常惹眼，因而得到「大馬褂」和「小馬褂」的雅號。還有一次北京大嫂身患感冒，先請中醫吳鷺涵大夫來診治，兩天未癒，又請西醫二姊夫朱廣相來為她診治，當二姊夫看到砂鍋中中藥湯劑時，就非常生氣地說：「我不是和吳大爺搶買賣，你要是吃中藥，就不用找我！」兩人很是爭論了一番。

樓的北邊和東邊有一片空曠之地，廣植樹木花草，東邊還種了竹子，闢為花園，卻無甚特色。

南廳的西內院是更整齊的北房和南房，院子也稍大。南北房都是三大間的四合院，推測應是當年大老太爺孟繁夫妻和大老爺樂達亨夫妻的住處。北房的北側是一溜冰場。這裡一座四合院已多年無人居住。直到解放後，在樂家搬離老宅前相對集中，祖母搬到這個四合院的北房，十一伯母搬到南房。又過了兩年，大家紛紛搬離了老宅。此院的西廂房是老保姆田媽的住所。田媽常自製黴豆腐，分給各院討些外快。三房的三姑，她纏足不便遠走，說話又不會客氣。一天在院中遇見田媽，三姑高喊一聲：「那老媽兒，過來攙我來啊！」田媽立即反唇相譏：「我們這兒沒有老媽兒，只有馬虎子！」

南廳西內院北房的外側即為溜冰場，每年冬至澆水成冰，眾孩童在此玩得熱火朝天，也時常有大人們參加溜冰隊伍。一天十五嫂李慧娟也來學滑冰，她初次滑冰竟不摔跤，

眾孩童紛紛起哄時，大生卻故意將她撞倒，惹得一片哄笑。十五伯母家的狗也來湊趣，筆者穿著冰鞋正坐在台階上休息，看見牠往頭上就是一腳，並說：「你來幹什麼？」這一腳不值緊要，自此之後，上東院時，牠再見到筆者，就俯身低行欲咬我腿，出入東院時都需人保護。筆者深悔不該無故欺侮牠，給個人也帶來不小的麻煩。冰場院西邊是一女廁所，其北邊是一男廁所。從這裡拐彎，經一窄小胡同，拐彎再過一有屋頂的通道再往南行可達西院。冰場院北邊中央有一過廳。在過廳中懸有幾塊匾額，是印川公的祖輩和父輩留下的功名證物。樂平泉，號印川，是鳳儀公的第五代孫。鳳儀之孫即印川之曾祖樂毓秀，有兄弟六人。他本人是乾隆年間的名士，著有《槐亭古文存往集詩稿》。鳳儀的第四代孫，即印川之父樂嵩年有兄弟八人，他本人是嘉慶庚午年的舉人。他在中舉當年病故，印川是他的遺腹子，可惜匾額上的文字記不清了。從過廳往北即是上房院，北房就是祖先堂，亦即同仁堂老辦公室所在地。

井沿兒

自大門往西，路過花廳、冰場院，再過一個四公尺長類似隧道的通路，就到了井沿兒。自清末至解放初期，這口井供應樂家本家人及附近親友兩三百人的飲水之需。挑夫班約六、七人，除一兩人挑泔水外，其餘的人都是挑井水的。他們要挑兩個水桶送到大門裡的西院、北樓、西樓、南廳、後門、同仁堂藥廠、懷仁堂藥廠、沛仁堂藥廠，還有大門

外的兩個東院以及賈家花園的十一姑太太、樂家胡同內的四姑太太、懷仁堂刀房和老親中醫吳鷺涵等人家。

這個水井較一般水井要大，左右兩個轆轤把，可同時汲水。水井上有鐵皮帽狀物，形似小亭，可以遮陽，也可以避雨，能夠保障井水一定的純淨。井繩各繫一個水桶，挑夫們習慣放水桶時讓它自然降落。嘩啦一聲，水桶已落井內，轆轤把隨著急速轉動，這時挑夫們要及時側身躲閃。一次，老張沒有躲好，讓轆轤把傷及左胸。

老張和筆者用網球拍打羽毛球，他不練就會，兩人在冰場院內大戰一場。瘋子八爺住所就在井沿兒附近，大路是奔西院，他家就在西院北大房後邊，一所很整齊的三合院隱蔽在胡同背面，令人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八哥常在夏日用籃子在井內冰西瓜，污染水源。

北樓與西樓

北樓

北樓所在地原為祖先堂の後罩房，七伯父做主改建成二層樓。又為了採光之故，將樓建於半房高的平台上，每層有五間房。樓下東頭是樓梯及洗衣池，相鄰一間是哥哥崇格和筆者的臥室，正中一間為起坐間及客廳，靠北牆擺一架機案，中央牆上掛有許葉珍先



生寫的中堂。架機案兩端各擺一鹿頭罇，瓶頸處左右各有一鹿頭，瓶下部遍繪不同姿勢的鹿群。後來換了淡青色梅瓣瓶，高約二尺餘，徑約一尺五寸。架機案前有一紫檀八仙桌，上放一乾隆時的青花大果盤。桌的兩邊放有四把硬木鑲大理石的太師椅。木器鋪員工認為，以形似幾個山峰的大理石最為出色。雙親一致認為，此大理石花紋有些呆板，他們更喜歡類似黃山的大理石，認為此石更有靈氣，一峰突起，故把此椅放在首位。靠南邊的門旁左右是兩個桔黃色的單人沙發。此房西邊是個大盥洗室，除了常見的三大件：洗臉盆、澡盆、抽水馬桶外，還有一個長圓形的洗腳盆，後置一窄矮籐椅。其他室均為地板，獨此室因常用水，故鋪設紅藍色圖案的花磚地。最西頭為雙親的臥室，床側各有一塊小地毯。靠西牆有兩個黃花欄的小櫃，內放父親多年來收藏的小件古玩珍品。父親常鎖上門，不讓別人打攪，獨自欣賞把玩心愛之物件。靠窗處放一床，為弟崇祺臥榻。

客廳懸掛中堂¹為曾祖母許葉芬之弟許葉珍所書。他是一位飽學之士，在當地很有名望，經常有人求其墨寶，年節時則更為繁忙。他為我父親書寫的中堂頗為醒目，為室內增色不少。中堂全文為：「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霜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能有與其奇者。」上款是「東屏十七姪屬」，下款是「宛平

1 中堂所書遺漏一字，「流」字為筆者所補。文內標點符號亦為筆者所加。

許葉珍」。一筆端正楷書，凝重大氣。字體圓潤流暢，觀之令人賞心悅目。筆者對書畫知之有限，但知此中堂自非顏柳。請教專家，據他評論：「此中堂字跡是歐底趙面，黝黑光亮，氣息醇雅。」按許葉珍是筆者父親的舅祖父，而他在中堂裡卻用「東屏十七姪屬」，顯然是老先生的謙稱。

筆者哥哥生性溫和，遇事不急不惱，但不善言辭，不時對筆者說：「你又氣我了！」筆者生性急躁，喜歡拔尖搶上，常出點子指揮哥哥做這做那，確有欺侮哥哥之實。可笑的是，與他打架後要行絕交禮。兩人各從平台兩側上來，彼此先各請一個安，再行鞠躬禮，如此一折騰，「矛盾」頓消一大半，最後哥哥說：「咱們還是不要絕交了！」有一年夏天，表哥們和十五伯母親以及佑申大嫂等商量要來一次家庭會考，由表哥們出題，東西兩院眾孩童參加考試。結果哥哥等三人列為榜首，又以交卷先後決出這三名的順序：計為哥哥樂崇格、佑申大哥之女樂美琪及孝先十五哥之子樂傑。大頭傑因還有一道題當時不會而哭了一鼻子。他們的獎品是各得一個方形白銅墨水匣，上刻「成績優良」四個綠色隸書大字。筆者得一中等，獎品為一紅銅圓墨水匣。三等獎品為一對銅質鎮尺。大孩子欺侮小孩子是司空見慣的常事，南廳大嫂之子效翬對我弟兄便是如此。筆者兄弟分明是用我家小紅自行車練會騎自行車的。哥哥卻膽小怕事，順從效翬的說法，說他們都是用南廳的小綠車學會騎車的。筆者則實事求是地堅持了己見。

一九四四年夏，哥哥考上了匯文中學，又是報名報得早的一人，因此在錄取名單中又

是頭一名。筆者興致勃勃地聽他講述他班初一同學的趣聞，他們班上同學中有李輕（欣）、李重，還有小公（龔）、小母（外號）……

一九四五年春的一天，父親帶哥哥和筆者到西醫汪國錚大夫處體檢，汪大夫判定哥哥肺內有雜音，必須住院治療，旋即由哥媽陪他住進一所法國人開的療養院。開始時哥哥還早起早睡，開開門窗，呼吸新鮮空氣，盼望早日痊癒。幾個月後，終至不起，一九四五年的農曆七月初七，哥哥離世了。父親有一件灰色綢質長衫，是去醫院看他時專用的。為怕傳染，雙親命筆者弟兄不要到醫院看他，哥哥住院期間，讓筆者暫住六伯母家。在此期間，雙親均打製了銀質筷子和勺，為是否給哥哥也打製一份之事，雙親大傷腦筋。最後母親決定，還是給哥哥打了一份，不然如果哥哥病癒，他看到新筷勺而無他的份，將非常傷心。那時雙親有四個子女，筷子就以一、二、三、四為標記。勺把上鑿有我等名字最後一字，即以「格、熙、元、祺」為標記。

哥哥住院期間，十四嫂李錚前去看望，他問：「二弟他們怎麼不來看我？他們就是怕傳染。」李錚嫂表示她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不怕傳染。哥哥為了證實嫂子不怕傳染的真實性，就說：「您要真不怕傳染，就把我吃剩下的蛋糕吃了！」於是李錚嫂毫不遲疑地把他剩下的蛋糕吃了。雙親得知後，就謝絕諸親友再去看他。哥哥去世時，父親向樸蓀十七哥邊哭邊說哥哥得病前後的經過。幾天後，父親想還有活著的我們，老是這麼沉浸於悲痛之中也不是個事，於是決定帶全家騎車出遊。那天同遊者還有孝先十五哥。父

母和十五哥各騎一輛車，筆者的自行車大樑上還帶著弟弟崇祺。我們先後去了頤和園、玉泉山、臥佛寺和香山，順路還參觀了四老爺樂敬宇在海淀的樂家花園和西郊的野景、宏偉壯觀的皇家園林。這一次遊山逛景雖不是酣暢淋漓，卻使眾人心曠神怡，消除了不少悲痛心情。

後來妹妹士元又得結核性腦膜炎，住在協和醫院，她是協和治癒的第二例病人，病癒出了協和，父親又為她找了一家療養院，至完全康復才接她回家。這次筆者不再聽父母勸阻，到醫院去看了妹妹數次。

在二十世紀四〇年代中後期有一年立秋，十五伯母及南廳大嫂到北樓串門。十五伯母說，有一年她在立秋日立秋時親見過樹葉翻身，她說：「立秋那時，唰的一下，整樹的樹葉都翻過去了！」當天是下午兩點三刻立秋，還有不到一個小時了，眾孩童眼巴巴地等待這一奇觀，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除了小風過處樹葉微動外，再無與平時任何不同之處。

西樓

北樓樓上有一走廊可通西樓，西樓坐西朝東，沒有地下室，只有兩層樓建在比北樓台階更多的平台上。西樓的房間比北樓大且有裡外間，是樸蓀十七哥的住處。十七嫂高佩君是旗籍人，她的姑奶奶是晚清同治時的一個妃子，宮中人稱她為胖主子。樸蓀第一位夫人濮氏，沒幾年就去世了。樸蓀娶的續弦夫人高佩君，為他生二子三女。樸蓀酷愛京劇，

尤喜梅派青衣胡琴。他與梅蘭芳先生的二胡（解放後他改拉胡琴）王少卿為友，時常向他學習前場琴技。解放後，樸蓀與他的內兄高吟侶同拜徐蘭沅先生為師。樸蓀告訴筆者：「現在徐先生是想得高，而拉出來的效果往往不如想像得好，所以老先生平時對拉胡琴不太有興趣。我每次去還能逗出老先生一些興趣來。我們這個年齡往往是心裡想的與手中拉的效果一致，而你這個初學者，往往會出現你拉的比你想的還要好一些。」

筆者在習琴階段，聽過樸蓀拉一西皮慢板花腔。筆者竟是尚不會走就想跑，聽樸蓀的花腔只一鱗半爪就敢自編新腔。恰逢樸蓀路過聽到，他讓筆者再拉一遍剛才所拉，筆者再也不敢班門弄斧。此前，經常到西樓來的有票界名家孟廣亨先生，及後來成為四小名旦之一張君秋先生的二胡張似雲先生。他們既是同愛京劇的把兄弟，又是玩票的好搭檔。孟先生能唱梅派青衣，他有一條寬厚的好嗓子，可是身上不行。有一次唱《探母坐宮》，竟把孩子拿倒了，所以人送外號「電台紅」。他又能拉一手好胡琴，經常是他的胡琴與樸蓀的二胡相配，可謂是「二胡」。如他登台時，則是樸蓀的胡琴與張似雲的二胡相配。他們一起研究琴技，把全部玩藝仔細過一遍，又細心加工潤色一遍。有時前來西樓的客人還有著名演員馬連良、張君秋和金少山等。

樸蓀有很多唱片，存於儲藏室，少說也有幾百張。最多的自然是樸蓀所深愛的梅蘭芳的唱片。筆者所見唱片中還有名丑張金梁的《花子拾金》等唱片。有一天筆者見樸蓀買回兩張唱片，其中之一就是梅蘭芳的《祭紅》。此外，樸蓀還買有很多張京韻大鼓的唱片，

乃因王少卿為梅大師伴奏時，在反二黃的花腔中就有從京韻大鼓中借鑑的元素，所以樸蓀也跟著大鼓唱片拉琴。樸蓀解放後下海。

在一段時間裡，樸蓀常與梅蘭芳的副笛遲先生一起研究琴技。遲先生在梅劇團中人稱二琴師，其實他拉胡琴水準並不高。當筆者要唱小生的扯四門，他說：「您還是等您二哥（樸蓀）吧！」他只能為孫連仲將軍伴奏幾段老生唱腔。樸蓀拉二胡、遲先生司笛，二人合創了一首《遲融曲》，曲名是各用了二人名姓中的一字（樸蓀又名融）。俟半曲完成後，他們為筆者試演一遍，果然其音悠揚雅致，非常悅耳，聽來別有一番滋味。遲先生為人老實，一次樸蓀向他借二兩金子，久借不還。遲先生不得不向元可求援，經元可說項，樸蓀很快還清欠債。日本侵華時期，在我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清遜帝又一次扮演了傀儡皇帝，帝都設在長春。偽滿也設有唱片公司，有骨氣的演員都不肯前去，如當時的梅蘭芳先生蓄鬚明志。而當時的北京名票，很多人都沒有這個覺悟，只顧個人拉唱過癮。他們很多人，包括樸蓀，受邀到長春灌了一批唱片。記得有一張是孟廣亨的胡琴，樂樸蓀的二胡，灌的是《夜深沉》唱片。此等唱片品質極差，聽過兩回就破損掉磁。

樸蓀夫妻都是美食專家，樸蓀還是烹調好手，善做松鼠黃魚，請客時經常親自下廚。二十世紀困難時期去女兒家，他只顧菜的美味，哪管用油多少。事後朱媽心疼地說：「這一餐用油夠我們吃半個月的了！」他的子女大都會做菜，當時乃娣年方幾歲，還抓了一把小蘿蔔和黃瓜丁，來了一個拍紅綠哪！

夏夜，樸蓀常在院中露宿，請同仁堂看大門的錢聾子前來講故事。已近午夜，聽者們興趣不減，父親出來勸阻說明天再講吧！一天晚上，霞格一家及筆者一家齊到西樓乘涼，會拉胡琴的還有秦二哥也在座。當時興起，來了一個消暑清唱晚會，父親唱了一段《捉放曹》。他唱時必由樸蓀操琴，他聲音洪亮，很有韻味。老爺子是跟余叔岩唱片學的。他自以為比余派名票中醫吳大爺高明，乃因吳大爺微有吱舌音，吐字不夠清楚。可樸蓀對筆者說：「你們唱得比你爸爸強，因為老叔唱得沒板沒眼。」霞格唱了一段《搜孤救孤》，僅拉了一句。他謙虛地說，到法國留學時只帶了幾張京劇唱片，所以只會這幾段。唱後大家都鼓掌，為這個留學生叫好。筆者反串了一段老旦《大登殿》，弟弟唱了一段花臉《探陰山》。

筆者家有一男僕老王，三十七、八歲，二十世紀四〇年代在河北省老家害怕抓壯丁而來北平，在農村時就已留兩撇黑鬍鬚。他與筆者同時學拉胡琴，與樸蓀家男僕張順同居一宿舍。在此之前，樸蓀曾短期開過一胡琴鋪，有存貨兩百多把胡琴。該鋪結業後，樸蓀擇其優者留下六十把胡琴，有一把老舊者樸蓀多時不用，被張順取出贈給老王，筆者知後羨慕不已。樸蓀之琴在市面上值兩百元，而筆者之胡琴是三十元買的。老王用樸蓀之琴學會春秋筆的流水唱腔，他還轉教筆者說，把手指擺勻，一順格兒字就出來了！筆者所用胡琴乃黑灰色普通口袋，樸蓀說：「你怎麼能用如此怯的琴袋，讓你嫂子為你縫製一個正規的琴袋吧！」他的琴袋是一個正袋，兩邊各有一個側袋。過了兩年，也未見

他給筆者做的琴袋，而筆者的怯琴袋卻用了一、二十年。

有一年，樸蓀去漢口沛仁堂，在當地很是出了一回風頭。各有關商業組織請他吃飯並請他給大家講話。他回家告訴筆者，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即無腹稿開始站起來胡說，邊說邊想，說著說著就談到正題了。返京時帶回一女士，約三十多歲，個子較高。她既像家人又似秘書，而且登堂入室，雖分居二間房，但都在西樓。樸蓀醉心她的外貌，當她拖地時，樸蓀誇她：「看，她的腰肢多美呀！」他的夫人氣得夜不能寐，起來直吸紙菸。未幾驚動了十一太太，老太太也勸樸蓀打發此人離宅，樸蓀泣曰：「您就不心疼兒子嗎？」過了二月，高佩君出面，給她一筆錢打發她走，該女士仍不依不饒地說：「樸蓀答應過我若干條件，現在還沒兌現哪！」

樸蓀之次女菊葆正當學齡，也就十幾歲時，他們夫妻決定把菊葆送到香山慈幼院。樸蓀身為同仁堂、沛仁堂經理，送女去香山慈幼院總有些說不過去。嫂子如此對待前房之女，周圍總有一片不平的議論聲，她在送菊葆去香山的歸途中，還有閒情逸致抱著羊羔拍照，更引起一片譁然。菊葆去香山後，給家來過一信。她在信中告誡弟妹要認真讀書，不要學她云云。她們慈幼院中午吃饅頭，晚上就喝白薯粥了。總之，樸蓀夫妻對子女教育不夠重視，致使畢業於護士學校的三女櫻琦成為他們子女中學歷最高之人。

十一姑之子洪鈞陶表兄而立之年方才結婚。因家中房間較小，故暫借樸蓀家為洞房，當晚即有「缺德廣播電台」播音鬧洞房。鈞陶表兄說我們已經躺在床上休息了。次日早

上「缺德廣播電台」再次播音，鈞陶很快在床下發現「秘密」並切斷電源，這一幕鬧洞房的喜劇遂告結束。

有一次樸蓀受了刺激，躲到天津認真思過，決定要學英文、寫毛筆大字，在中藥業管理方面下些功夫。可惜眾人只看到一個開頭，幾個月後再無下文了。

北大房

西院北大房是老宅主要建築之一，是祖父樸齋公當年為個人規劃的住房。前有半房寬的走廊，五間大廳建在三層台階之上的平地。正中一間有大炕，設有大紅鋪墊，大紅方形長枕，是當年會客之處。最巧妙的是，中間一間與東二間之間設有一鏤空的芭蕉造型隔斷，該物實際就是一件大工藝品，呈棕黃色。芭蕉下部呈圓柱形，上有葉基，在一人多高處漸變成細碎圖案狀花格，做工細膩，巧奪天工，與故宮中的雕花隔斷不相上下，似乎北大房的芭蕉造型更有些新意。北大房中間三間房的傢俱全是硬木的，古色古香，呈現一派富貴景象。東裡間是筆者祖母張義芳夏天的臥室，西裡間是樸蓀長女梅葆的臥室。走廊東西側各有兩層高台階，東連廚房，中有過道，上有鐵棚，下雨時不影響主家用餐。西邊兩間小屋是八嫂的女傭人房間。

農曆七月廿一日是祖母張義芳誕辰，散生日在家中過，六十整壽時在豐澤園飯莊慶

賀。這時暑熱將過，人人依然著短袖衣衫。傍晚時，祝壽的親友圍坐一起，有的在北大房屋內，有的客人在院中，談天論地，好不熱鬧。除此之外，在北大房還舉行過幾次值得一提的慶典。

首推筆者父親為祖母扶正舉行的盛典。時代在進步，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在改變，社會的潮流也是日新月異，這些都會影響到樂家這個老式封建家庭。通常都是老爺為如夫人扶正，而像筆者父親為祖母扶正的情況還是少見的。當時父親先把此意稟告了三姑奶奶，她老人家是祖父的妹妹。得她同意後，又一家一家地向父親的兄嫂們說明請求。阻力還是不小的，連與父親關係最好的六伯父都說：「你要讓我們叫二孀可是辦不到。」父親忙說：「矮一輩的人叫老太太，矮兩輩的照規矩叫。」筆者嫂子們也為她們的媽鳴不平，並稱要在為祖母扶正當天哭訴一番，所以忙壞了父親。人們說，剛才在北京還見著十七老爺，怎麼他一下就去了天津？乃因三姑奶奶家住天津。三姑奶奶拿出一件清朝服裝並說：「到時候讓她穿這件衣服，顯得吉祥。」

一九三八年一月，北大房張燈結綵，父親為祖母辦了扶正典禮。當時筆者正在天津，未能參與盛典。自一九一〇年祖父逝世，祖母孀居近三十年。當天，六伯父、十伯父及十六伯父全家都出席了，四姑、十一姑更是此次典禮的重要人物。參與儀式的人共有幾十位，留有一張放大一百二十寸橫長方形的照片，橫長三尺餘，縱高二尺餘。祖母身著清裝坐在正中，面露微笑。父母親站在祖母身後，父親穿袍子馬褂，母親著中式禮服，

上穿左大襟淺色短裝，下穿垂到腳面的黑色長裙。四姑等人也都著深色中式長衫。偏偏有個十歲男孩坐在四姑旁，他身著棉袍，身後卻站著他的爺爺、奶奶、叔叔、姑姑輩多人，男孩明顯越位了。他就是佑申之次子樂效翬。前邊席地而坐的有十六伯父之女十姊、十一姊、梅葆、慶森等孩童。在北大房廊沿處，父親和六伯父、十伯父及十六伯父合影留念。在北大房屋內擺滿親友們送的圓棱形銀牌，上書「母儀彰顯」等字樣。

自此之後樂家興起了一股扶正風，首先十伯父為四老如夫人扶了正。乃因她無親子，迫於家中形勢，十伯父只好代勞了。哥哥們的如夫人或已執行正妻之職或兩地分居，也都舉行了個人或兩三人的小扶正。

在北大房還有一次宴會，是為九哥樂夔接風。筆者參加了飯後餘興。由樂樸蓀操琴，六伯父樂達莊先唱了一段西皮原板，老腔老調，一派老人家的味道。繼之是九哥演唱，他去法國留學，多年在國外，唱段已不太熟悉。他只能半段半段地唱，記得他唱了幾句《四郎探母》坐宮中的西皮慢板：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

還有一次大請客，即一九四八年春梅葆結婚。那是老二房十四世第一位姑娘結婚，所以大家都很重視。姑爺是位國民黨空軍軍官，大概也是校級軍官吧！樸蓀曾感慨說：「上海五爺樂篤周之女，能嫁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三公子，而我女梅葆只能嫁空軍了！」姑爺刑寶昆一心一意地愛慕梅葆，說梅葆脾氣不好，但我沒脾氣；梅葆身體欠佳（梅葆當時患有肺結核），我可以照顧她。果然，夜裡他定鬧鐘，每四小時給梅葆服一次藥，

小姊的病很快痊癒，兩人墜入愛河情網。一九四八年春，他們完成了婚禮，是在一禮堂舉行的儀式。姑爺一身戎裝，新娘卻一直嘻嘻偷笑，一邊挽著新郎手臂，一邊笑個不停，這也是筆者僅見過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儀。他們走向禮堂正中，當時有位女士為婚禮鋼琴伴奏。樸蓀一改平時詼諧的本性，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神態，身著黑色袍子馬褂。筆者繫一條紫花領帶，父親責怪筆者應繫素淨領帶，乃因十伯父樂達義過世未久。那天果然十三哥松生繫一條藍色領帶。賀客中有孟廣亨、張似雲二位大哥，也有著名琴師楊寶忠先生。

梅葆婚後，東院十四哥元可首先設宴祝賀他們，繼之是筆者父母為他們設宴。母親告訴筆者，這兩桌席是為梅葆臉上增光的。筆者家一席設北大房正廳，新婚夫妻上座，旁為新郎之弟。他從湖南家鄉來，此行專為乃兄新婚來京祝賀。筆者父親直呼其弟為老三，令本人一時不解，又為他勸酒敬菜。母親和竹濃、慧娟二嫂都不肯上桌，讓筆者初次經此場面。不久老三出汗了，他不好意思脫去西裝外套，歉意地說裡面只穿短袖襯衫。席上有蔥燒海參、清蒸桂魚、燴兩雞絲、炸冬筍雪菜、燉羊肚菌、清湯川竹蓀（竹筍）、炸烹鵝蛋、清燉全鴨等十幾種菜肴。席上擺有黃酒和葡萄酒，父親和十四哥元可都頻頻勸酒，盡歡而散。

西院院子很大，四周都留有過道，與別的院落相通。院內四角種有紫、白丁香各一株，西府海棠和珍珠梅各一棵。春日丁香開放，筆者更喜西府海棠，豔麗多姿，花為帶紫的

紅色，而且花、葉同時開放，嫩綠鮮紅，十分悅目。母親更在北廊沿下種有月季盆花，夏日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南大房

南大房是十一伯母的住處。十一伯母是揚州人，別的女眷嫁入樂家，幾年後都是一口京腔，惟十一伯母鄉音不改，始終帶有濃重的蘇北口音。她十七歲結婚，十七年後孀居。當年以二房長媳身分，處處擺譜。樸蓀更以承重孫身份，為二祖母邵太夫人之喪打過幡。

南大房只有一層臺階，中間一間設有後門，前後窗戶，採光、溫度與北大房無甚差別，似乎比北大房更亮堂一些。東裡間是十一伯母的菸榻，東二間是她老人家的餐廳與打麻將的地方，西裡間是老人的盥洗室，西二間有老人的臥炕。

每天下午四、五點鐘，十一姑、元可、孝先哥、佑申大嫂及幾位表姊等人都是這裡的常客。這時老人已過足癮，湊足四個人開始竹戰。有次，晚飯前奶媽帶領過生日的筆者給竹戰中的十一伯母等人磕頭。她們僅招呼一聲，手中繼續摸牌打牌。我們孩童自己過生日，長者會說：「今天你長尾巴了！」知有此一說，並不解何意。晚飯十一伯母要樸蓀哥、高佩君嫂陪同用餐。樸蓀的戲友孟廣亨哥等也常在西院吃飯。一度樸蓀為元可的襟兄南鐵生大哥在戲院伴奏，那時他也常來西院看望十一太太。一天樸蓀用白麵灑向

南大哥並說：「你別唱青衣了，你改唱花臉吧！」鐵生故作小兒態，說：「我給你告訴（十）一嬪去！」

高佩君十七嫂是滿族人，當年為了皇帝選妃作準備，所以琴棋書畫都會一些。一天十一伯母在菸塌上過癮，佩君嫂在東二間作畫，畫的是工筆牡丹，我們幾個孩童圍觀一陣，見她一直用綠料為葉著色。在眾人催促下，佩君改用紅筆為花著色，筆者等又一哄而散。佩君的生日是農曆四月初八，恰好十一伯母是四月初九，只差一天。四月初八佩君生日，兒媳分明是為個人慶壽，可是不敢說，只好說成是為婆婆做的暖壽酒，所以佩君嫂那些年沒過過一回痛快的生日。四月初九，十一伯母生日這天年年下雨。有一年天氣陰沉而未下雨晚飯時，剛把圓席面擺在院中，一聲霹靂，大雨傾盆而下，十一伯母慨歎一聲：「這雨沒有一年不下的！」十一伯母對嫡庶之分，可說是涇渭分明。一次元可哥不小心把樸蓀生母說成了「半截胡同老太太」，十一伯母就大為不悅。十一伯父樂達康去世後，他的如夫人就走了。幾十年後到老了，她又回老宅找兒子。在十一伯母眼裡就更加看不起她了，但還是安排她住沛仁堂藥廠經理辦公室。那天那位如夫人正在烙餅，趕上十一伯母房中爐火滅了，朱媽就端起如夫人的火爐為十一伯母取暖。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後的幾年裡，十一伯母趕上忌大菸又搬出老宅。幾年後，老人因不習慣外面的生活又搬回南大房，這時已物是人非。十一伯母和過去判若兩人，效顰誇她真是個乖老太太。院中再無挑水人、雜役人等的喧囂，院內一天也不過有幾個過路人，再不是人氣盎

然了。李二表姊一次送來三個素餡包子，十一伯母每頓可吃兩個。但她說：「每頓我吃一個半，這樣兩餐就可解決了。」

十一伯母家中有個遠房親戚，是她的義女，好像姓濮，非常漂亮，打扮入時，猶似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年畫《美人圖》中的美人。最初要介紹給十伯父樂達義家的十三哥樂松生，被婉言謝絕。後又把此女介紹給十五伯父家樂詠西長子十四哥樂元可，兩人情投意合，不久便開始談婚論嫁了。十一伯母忽然提出一個不大合理的要求：「兒媳是你的，但每天要來我處伺候我！」這個要求十五伯父當然不能同意。最後十一伯母一氣之下，乾脆把此女嫁給自己兒子樸蓀了，婚後生二女一子。長女梅葆有幾分像其母，元可甚鍾愛這個姪女，其中也有「愛屋及烏」之意。

十一伯母有一異母兄弟李八，是一個沒落浪蕩公子，全憑一張胡亂吹噓的嘴。濮女的婚姻本就坎坷，又經李八的勾引，該女年方二十七，八就不幸喪命了。

東客廳

東客廳是西院四合院的東房，三間寬。夏日搭起雨棚，即用木棍婁起正方形鐵皮板而成的棚子，既可遮陽，又可擋雨。初夏搭起，中秋拆去。這是筆者祖母春秋時的住所，也是父親會見內親近友的地方。中間一間掛有華世奎的對聯，可惜只記得下聯是「事理

通達，心氣和平」。堂前放三張灰色沙發。南邊一間中安置的是祖母的圓形餐桌。每年春節時期，我們大家都要到這裡吃團圓飯。除夕夜要踩歲，筆者家只用芝麻秸桿，僅有一年在十一伯母的南大房內是用芝麻秸和松木枝兩樣踩歲的。芝麻本屬唇形科植物，方莖中空，踩之有聲，用它「踩碎」之諧字，謂之「踩歲」。還有一層意思，「踩歲」者，「踩崇」也。踩去邪魔外祟，可保平安無災。從初一到初五有客人來時，要在茶中加些白糖及一段柏樹枝。吃飯也有講究，吃餃子叫「接元寶」，有時把餃子兩個邊黏連成近球形，就更像元寶了。盤中餃子不可吃光，要留一兩個，謂之「壓盤」，意思是愈吃愈有。饅頭叫「大發」，意思是發大財。過了正月初五，我們仍回北樓吃飯。大年初一晚輩見了長輩要說：「奶奶或大媽您新禧！」長輩說「你也新禧！」或「大家同禧！」記得還有一件事，初一到初五只能吃蒸食或煮食，而筆者偏偏要吃烤饅頭。經過幾番勸阻，楊師傅還是幫筆者烤了饅頭。還有在初五內，盡可能不要倒垃圾，認為往外倒物，這是破財。婦女在這幾天也不許動刀剪。

在東客廳南屋牆上掛有先祖所藏的《墨梅圖》，南屋的裡間是女傭人住所，北屋及北裡間是祖母的臥室及盥洗室。在東客廳宴請十四姑父夫妻時，賓主相談甚歡。他們兩人都在法國遊過學，十四姑還經常穿洋裝。她肥碩的身軀和福相的方臉酷似四祖父樂季繁，她卻說在法國時曾束過腰。十四姑父脾氣非常不好，五、六十歲時見著十四姑還開口就罵。十四姑每日躲到公園，一坐就是一天。這影響到他們的幼子乳名叫狗熊的表哥，

三十大幾還不敢結婚。眼見自己的雙親如此不睦，他視結婚為畏途。狗熊哥在學校參加體操隊，校方要求他們推成光頭。他捨不得他的頭髮，就留下一絡，一翻跟頭一絡頭髮就跟著轉動。有一次在一九四六年盛夏，宴請十二姑的次女段文嵐二表姊及其新婚姑爺。段二姊有幾分像她外祖母（三祖母），她是一名京劇演員，外號小門牙，拜老藝術家王瑤卿之徒李凌楓為師。她的姑爺戚長城是國民黨高級官員。婚禮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儘管賀客兩百餘人，在懷仁堂內仍顯得堂大人稀。儀式完成時，戚姑爺理應陪同二表姊共同回化粧室，他卻在司儀剛一宣布「禮成」時，就與親朋故舊寒暄起來；二表姊則由大表姊幫助拿起婚紗後擺，一個人回屋去了。有的賓客就諷刺說：「段小姊不會認為這是散了戲回後台吧！」

當宴請段二表姊時，十二姑先到。未幾，二表姊和戚姑爺來到，筆者父親忙穿綢子長衫，以示歡迎。十二姑一面阻止父親穿長衫，一面說：「現在還沒立秋，老舅就為你們添秋膘了！」目前段二表姊在臺灣以教戲為生，與二十三哥崇輝有聯繫，戚表姊夫已病故。

西客廳與劉老師

西客廳在後門西側，牆外是樂家胡同，為十一伯父樂達康所建，坐西朝東，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建築物。最北頭是一間佛堂，六伯母家有一小玉佛觀音坐像贈給祖母，祖母很

鄭重地把這尊玉佛請到佛堂，老人率孫輩行了大禮。中間兩間是筆者父親會客所在，內有一西式門，外面有一西式矩圓形平台，有二洋灰圓柱，上面有非常漂亮的磚雕。靠北牆是一個灰色長沙發，靠窗放著紫檀大畫桌，畫桌東側是一把硬木雙人椅。佛堂外牆懸著李樸園的《雙鷹圖》，筆者母親曾以小鷹為圖樣，繡了一幅活靈活現的《小鷹圖》，拿到廣東去展覽。沙發上邊有兩副對聯，一副是帝師翁同龢的對聯，有一客人稱讚說：「看翁先生的字比喝雞湯還要美！」另一副是孔夫子七十二世孫孔德成的字，內行人評論：「實在不怎麼樣。」最南頭一間是父親配細料（貴重藥材）的地方。筆者父親親自掌握細料櫃的鑰匙，大多是自己配料，偶爾叫筆者拿鑰匙開櫃門，由懷仁堂藥廠頭目王師傅代配細料。

還有值得一提的上述紫檀大畫桌，此桌是筆者雙親向劉榮第先生學習書法的地方，也是母親為天津中街藥房張掌櫃寫嫁女喜聯、中堂的地方，還是筆者及崇輝哥向普勵小學汪老師學習數學的地方。一天下午，筆者正在大畫桌上復習功課。天漸漸黑了，筆者開亮檯燈，又想拉近一些，手摸檯燈燈柱，立即觸電了。燈隨手走，走了二尺餘方才將燈甩掉，把玻璃板都砸碎了。原來是老宅電工王全為了省事，將檯燈固定在一定地方，人手一動就讓電觸了。大畫桌與當時買的懷仁堂藥廠的十六間房子等價，後捐給了故宮博物院。故宮展覽大畫桌時，稱它為「明·紫檀平頭案」。

教書法的劉榮第老先生能寫會畫，教的學生除筆者父親、母親外，還有六伯母、佑申

大嫂李若梅及李君楚表哥。有兩次父親交上「窗課」，劉老師竟分不出哪個是自己寫的樣書，哪個才是學生寫的，所以一律判卷，好的用朱砂筆畫一紅圈，不好的地方用筆畫條槓。君楚字本寬肥，劉老師為他寫的顏體字樣本，字體更顯胖碩。父親一把扇面上有淺髹，劉老師就先用淺藍染色，而後他寫了一首《改詩難》。詩曰：「作詩容易改詩難，字斟句酌向夜闌。捻斷鬚髭吟未穩，挑殘燈火句才安。」扇的另面畫一老叟觀菊圖。一長者扶杖立於竹籬旁，觀看盛開的黃菊與白菊，頗有陶淵明觀菊圖之貌。劉老師花甲之年連遭兩場喪事，先是老妻棄世，沒有多久，老母又病逝了。後一場白事辦得不能比前場白事差，劉老師的兒子又不孝，靠劉老師個人實在獨力難支。劉老師自己說：「我自己身子骨挺好，這是天養人哪！」他畫的《水滸傳》中的一百〇八將，得到老舍先生的讚賞。

沛仁堂藥廠的帳房

老宅西客廳的北邊是沛仁堂藥廠帳房，三間平房，南側一間是經理辦公室，北側二間是三、四位帳房先生辦公之地。經理樂樸蓀是位京劇著名琴票，他辦公室的桌上玻璃板下，赫然擺放的是他們二、三十位京劇愛好者的「金蘭譜」，即是按結拜者的生辰前後順序而分出誰兄誰弟。與樸蓀年歲相近的有這幾位，比他大的有著名鼓票、唱郝派花臉的朱少峰，著名梅派青衣孟廣亨；比他小的有二胡名家、張君秋的二胡張似雲。筆者聽

過朱少峰先生一邊打鼓一邊清唱的《連環套》。他的兒子朱嘯梧和筆者是匯文中學的同學，有一次嘯梧兄彩唱《失街亭》、《空城計》，少峰先生親自為兒子打鼓。另一個胖同學張日升扮演司馬懿，他以為上妝後就無人認識他了，可他那出號的肥胖身軀卻讓觀眾一目了然。孟廣亨先生是樂家二房人的共同朋友，他是中孚銀行的襄理。解放後他為他的女弟子、著名梅派青衣羅蕙蘭操琴，一次唱《女起解》，他拿了六把胡琴上台。羅蕙蘭當時二十幾歲，嗓子衝，初搭馬連良的扶風社，掛二牌，她能不賣力氣嗎？有一次孟大哥告訴筆者，他連拉四齣累壞了。那天，筆者正在場，倒沒覺得他的活兒有多重。開場武戲《兩將軍》，就是劉備的兩段唱兒；接下來是馬、羅的《三娘教子》，馬先生有個人專用琴師李慕良；下面是《姑嫂英雄》，也沒有幾句唱兒。最後是馬、羅的《法門寺》，不帶大審。連拉四齣是很辛苦，但比《四郎探母》及《大保國》、《二進宮》的胡琴伴奏，還是要輕鬆多了！他們鑽研梅派青衣確實達到很深的程度，解放後三人都下海參加了京劇團。張似雲更成為張君秋先生的二胡，與何順信先生他們三個人共同創唱新腔，逐漸形成張派。

樸蓀曾感慨地告訴筆者，在火車上遇到年輕人，說說笑笑，好不熱鬧。如說「我是文藝工作者」，談話就會熱烈地進行下去。若說「我是資本家」，當時年輕人就會扭過頭去，不再理你了。文先生是年輕梅派青衣愛好者，上海人，每看梅蘭芳先生的戲，他都要詳細記筆記。唱腔的改變，身段的不同，通場的變動，唱詞、念白的增刪都一一記錄在冊。

他們幾位都能拉會唱。一次在東安市場與樸蓀巧遇，文先生正在說：「樂樸蓀拉梅派青衣胡琴的尺寸不錯。」旁邊的人告訴他：「這就是樂樸蓀先生！」

沛仁堂藥廠的帳房先生有年老的魏先生和中年的郭先生。郭先生戴一副黑邊眼鏡，大家背後稱他為眼鏡郭。他有一子，乳名小馬兒，年方十五、六歲，體格健壯，稍顯混楞。沛仁堂藥店營業一直不好，所以員工久未加薪。一天，沛仁堂藥廠負責人吳克忠先生到馬號眼鏡郭家中辦事，郭家人誤以為是吳先生從中作梗，郭太太先與吳口角，繼而小馬兒和吳動起手來。吳先生當時也就三十一、二歲，正在氣盛，兩人立刻拳腳相加，一場鏖戰，急得老實的眼鏡郭只能坐在被垛旁高喊：「別打了！別打了！」在郭家相當貧困的情況下，郭太太娘家父親去世了。郭太太為了爭面子，許下為老父買棺材。回家和眼鏡郭一說，眼鏡郭說：「你是知道咱家的家底，當無可當，賣無可賣，你怎麼可以打腫臉充胖子呢？」無奈郭太太只得向娘家兄弟說：「實在辦不到。」

吳克忠先生中等身材，頭髮略禿，前額寬大，雙目睿智，炯炯有神，很有幾分帥氣，經常到西樓找樸蓀請示事情。慶森乳母瘦高個，四十多歲，臉上有幾顆麻子，孀居多年。這般般配的一對竟然同居了。筆者一九六四年去昆明，幫助當地藥檢所編寫《昆明民間草藥》時，昆明衛生局鄧局長請筆者去看雲南京劇團的節目，在劇場巧遇吳克忠先生，彼此都很有些「他鄉遇故知」之感。當時尚未有京昆直達火車，要換幾次火車、汽車才能從北京到昆明，吳先生怎會到昆明發展呢？劇場休息十分鐘，與吳先生話舊，未得長

談，只問了一句：「與慶森乳母還在在一起嗎？」他說：「早散了！」筆者與他二人匆匆入座，此後再未見過。

老宅後門

在老宅的西南側是後門，後門大小規格都與前門相仿，也非常氣派，兩扇大門，兩條黑漆長矮凳分列兩旁。大門外是一條小巷，大門對面有一影壁，上寫「戩穀」兩個大字。後門較外邊街道稍高，有一小斜坡，可容馬拉轎車方便出入。門內也有一影壁，前置盆花。前門、後門左右都有兩個門房，後門是李慶負責，都是白天開門，晚上關門。那一年三十除夕夜裡，孝先十五哥巧遇肥豬拱門就在這裡。筆者四、五歲時，奶媽帶領筆者到後門玩耍。李慶常逗我，他說「我王一、你王二……」一直數到「我王七、你王八」。筆者當時不知奇數和偶數之別，故屢屢上當。後來在一九四八年，老宅關了後門。

後門內有北房五間，是三祖母生前住房，背面遙對十一伯母的南大房。三祖母貌美，有二子四女，她的美貌遺傳給了三姑、九姑和十姑。她一九三〇年病逝，享年七十有餘，也算長壽了。她掌管同仁堂時，把同仁堂旁的夾道封死了，生意反倒下降。她認識到這一點，叫人及時把關封同仁堂夾道的牆拆除了，很快同仁堂的生意又興旺了起來。

三祖母去世後，這五間房空了十年。十年後，十嫂帶著她兒子守謙搬了回來。

老宅後門與周邊環境

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印川公恢復了祖業，故推測老宅是在一八四三年前後買的。乃因印川公在十九到二十歲時生活窘困，還無力購房，老宅兩百多間房也不能同時買下。整座院落的建築形式似無規章，大概是逐漸擴大，形成後來的民間富戶格局。後門大牆外邊是馬號，是當年養馬、放車的地方。女眷們若出門，當在西院或後門等車。筆者十一姑告訴筆者，每年春節，她們一群姑娘笑語歡聲地乘坐馬拉轎車到廠甸，每人抱一個布娃娃回來。年年如此，她們也樂此不疲。

筆者少年時，馬號已不再養馬，而成為樂家人處理雜務之所。八嫂在此餵養了大年三十肥豬拱門的白色吉豬。筆者二妹公望，乳名允元，大家都叫她小元子。為她喝奶，專門買了一隻母山羊，蓋一灰棚充當羊圈。這些都放在馬號。小元子僅活半年即夭亡。馬號東邊有一煤鋪，煤鋪有一老實夥友李師傅，中年未婚。好心人為他作媒，馬號羊圈灰棚就成了老李的新婚住所。

後門外地區名為賈家花園。賈家花園的南邊是普勵小學，筆者之弟及著名劇作家張永和、著名導演郭寶昌都曾在此就讀。該小學是樂家所做的慈善事業之一。樂家所做慈善事業名前都有個「普」字，如普善水會（民間救火組織）、普勵小學等。

普勵小學的學生不管老師叫老師，也不叫先生，而是簡稱為張師（讀「士」音）、

李師。教語文的韓師是位年近六旬的老姑娘，常到離學校不遠的樂家胡同筆者四姑家打麻將消遣。她從來不做一條龍、清一色等大牌，她說和了，一般也就是小和或平和而已。該校的數學老師汪師曾作為家教老師，教過三哥崇輝和筆者近兩年。他中等身材，絡腮鬚鬚刮後仍是鐵青色，戴一黑框眼鏡，睿智的二目炯炯有神。他教學有術，循循善誘，但因長年吸菸和喝酒，所以身上不時散發出菸酒氣味。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迫害致死，令人扼腕歎息。賈家花園行人稀少，有一略癩大男孩常帶一群普勵小學生在此踢球。

在週末或暑假時，筆者常同家人一起到普勵小學操場打籃球，或同母親、佑申大嫂到此騎車玩耍。一個春日，筆者在普勵操場玩球出了一身大汗便感體熱了，隨手把毛衣脫在一旁，回到家才想起忘拿毛衣了。當筆者回去找時，普勵小學的雜役說：「我的佛爺桌子，幸虧你的毛衣沒丟，怪不得剛才只有幾個孩子在牆上用竹竿挑，原來挑的是你的毛衣啊！」

賈家花園西邊是筆者十一姑的家，一座面南朝北的小四合院，南北各三間，東西各兩小間。十一姑父是上海人，子女稱他為「爹爹」。在北京住了多年，「爹爹」就音轉為「搭搭」了。他們有一子四女。從上海回京後，十一姑就常年住娘家。二表姊洪增玲與開灤礦務局負責人張冠儒結婚，多年住在唐山。三表姊患有骨結核，臥床不起。她生性好強，自己處理傷腿，從不叫別人看自己的患處。她巧手繪製彩蛋，圖畫精美，常贈送親友。她三十幾歲病故時，在床板上留有一個頭稍歪的人形痕跡。大表姊照顧老父、病妹及幼

弟三十載，半百之年自己才成婚。五表姊洪增彩比樸蓀的長女梅葆大兩歲，兩人較為交好，常在老宅西院同出同入。五表姊曾幫我在照片上著色，其中一張即為筆者在大北照相館拍的《四郎探母》楊宗保的劇照。四表哥洪鈞陶是他家獨子，在一所中藥學校教書。他編著了一本《少見漢字字典》，在這方面他做了一件有益群眾的工作。解放前他是我家常客。

二房有四位姑姑太太，八姑姑太太和十三姑姑太太中年去世，所以留下的就是四姑姑太太和十一姑姑太太。筆者四姑有哮喘病，經常不能平躺安臥，六十多歲病逝。自十五伯父去世後，十一姑去陪伴十五伯母。她告訴筆者，從她一下轎子就發現錢不夠用，但她從不跟他人道窮。兩位姑姑的月費由二房三支擔負，此款對兩位姑姑起到不小作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初三年自然災害時，十一姑用高價買來一隻烤鴨，她一頓吃兩塊鴨肉，再喝一點鴨架子湯，如此可維持幾個星期。總之，十一姑是個會生活的人，吃飯不多不少，走路不快不慢，她壽活八十歲整。

從賈家花園十一姑家再往西再往北就是樂家胡同，東邊是樂家老宅西客廳和沛仁堂藥廠帳房的外院牆。胡同西邊共有四家住戶，最南邊一家就是四姑姑家的兩個小院，以西為上，西邊正房三間，是她家客廳與書房，小北房兩間就是四姑姑的住屋。四姑父是湖北黃安人，每月大把銀元往家掙，但經不住會花錢的四姑的手。四姑是祖父長女，嬌寵有加，她早已習慣於錦衣玉食的生活。四姑父前妻之子和大姑的女兒聯姻，四姑就擺起譜來說：

「她是低頭親家，而我是抬頭親家，她理當前來看我！」四姑本人生有兩子二女。

四姑家北鄰即是筆者父親開設的懷仁堂藥廠刀房所在地。陳子山老師傅擅長飲片切製工作，是當年開設時懷仁堂的四大元老，也是刀房的負責人。他的大徒弟劉麻子師兄聽信別人的蠱惑，總想把師傅擠兌回鄉，由他取而代之。陳師傅的切工實在好，可比「南刀」（江南一些受過特殊訓練的切藥師傅，切出的飲片很薄，專切半夏、鬱金等藥材飲片）。賈家花園九號的懷仁堂藥廠食堂吃飯時分為兩撥，時候到了由小徒弟到刀房去叫撥吃飯。刀房人走時也不關門，這就給吸食毒品的「白麵客」留有了機會。「白麵客」通常趁刀房無人之際，抱起一個膏藥骨子就跑，如是者數次。刀房師傅們想出一個妙計，把放在上面的膏藥骨子加熱至燙手仍放原處。這天「白麵客」又來偷盜，只聽他「唉呀」一聲，扔下膏藥骨子就逃之夭夭了。

刀房北鄰是一戶不知姓名的住家。樂家胡同的最北頭是一戶坐北朝南的宅院，那就是樂家老親、中醫吳鷺涵大夫的家。他的醫術、書法和京劇都有些名氣。吳大哥是樂家常請的中醫大夫，筆者童年常請他到家中或者到他家看病。一年他家的狗產有九崽，父親向他道賀說：「有諺云，九狗出一獒。」後來他不養狗了，問其故，他說：「有些病人因為怕狗而不肯來看病了，我豈能因小失大啊！」吳大哥善書法，一筆歐柳很見功力。夏日常有人請他寫扇面，他告訴筆者，用行草書寫個扇面只需二十分鐘即可完成。前門外著名清真醬羊肉的「月盛齋」的匾額即是他所書。此三字讓他很費了些心思，「月」

字窄細，繁體的「齋」字又甚寬大。最終他寫好這塊匾額，掛出後，三字並無不平衡之感，顯得自然大方。佑申大哥六十整壽時，吳大哥和吳四哥合送一對壽屏，一書一畫，壽屏橫長六寸，高約四寸，深色硬木為框。壽屏的字洋洋灑灑，一筆行草，最後兩句是：「再四十年君紀取，還陪買醉玉壺春。」吳四哥是著名畫家吳熙曾，他是專畫人物的。他畫的是三個小孩用力地推拉一個放在車上的大壽桃。吳大哥還是一位京劇余（叔岩）派老生票友。元可十四兄是王（瑤卿）派青衣票友，他二人調門合適，常一起唱生旦對戲。著名女老生徐東明十幾歲時常咳嗽，不時找吳大哥為他看病，最後把嗓子聲帶咳寬了。吳大哥常點撥她唱腔及吐字發音，日久他們成了乾父女。

吳家前院是吳大哥的診室。一年夏天飯後，聽說吳家有壽事，那天是吳四哥的四十整壽。筆者第一次來到吳家後院，見到了吳家三哥吳顯曾，他是北京非常有名的山水畫家，也見到了他們的妹妹吳大姊。祝壽的人很多，一邊是唱京劇的人們，吳大姊唱了一段《龍鳳呈祥》的洞房青衣，由樸蓀為她操琴；一邊是唱單弦牌子曲的人們，歌者唱的是方才席間的趣事。畫家雲集，自然要集體作畫，有一張是未完成的作品。吳三哥、吳四哥都是北京著名畫家，而他們的開蒙老師卻是吳大哥，從教授畫蘭花開始。

吳家的後門就在打磨廠，東鄰就是天匯藥行。

老宅的周邊鄰居們

老宅北口對面在打磨廠中段，有一家理髮店，父子三人經營著。筆者在初中以前，經常在此理髮。據他們介紹，樂家嬰兒的胎髮都是他家老掌櫃給理的。筆者上初一時，與老爺子嘔氣，躺在鴿子院中生氣。想到三國時曹操馬踏青苗、割髮代首的故事，馬上到那家理髮店中推去快要留成的分髮。本來師傅按我頭上的旋，順勢應該右分；二次留頭時，筆者認為初次留頭不順，請求他們為我左分。幾十年間常有理髮師傅抱怨說：「當初是什麼人沒按規矩給您留的頭髮啊，他們怎麼不按規矩來呀！」筆者笑而不答。夏天時，小理髮館沒有電扇，但他們有土法風扇，即在房頂懸一長約兩尺的布帳，拉之有風。據稱二、三十年前商家都用此土風扇，小徒弟常司此職。結帳時他們常說：「您甬給了，我候您的了！」有一次一個外鄉人真要不給錢就離去，他們忙說：「這只是老北京的一句客氣話！」

二房人所指的東院是指十五伯父的家，該宅前門在新開路東邊，在老宅的斜對面。他們的後門在北官園，東院有百八十間房，是又一個大宅院。大房人所指的東院是六伯父的家，在新開路中段路東。筆者六、七歲時的一天，佑申大嫂告訴筆者，東院六伯父家有個派對，叫我們前去吃洋點心。他家有西洋式的平房，屋外有大花園，綠地草坪，花木錯落，在東南一角落處還有轉椅，筆者很喜歡那裡，玩興熱烈。那天下午，哥媽誤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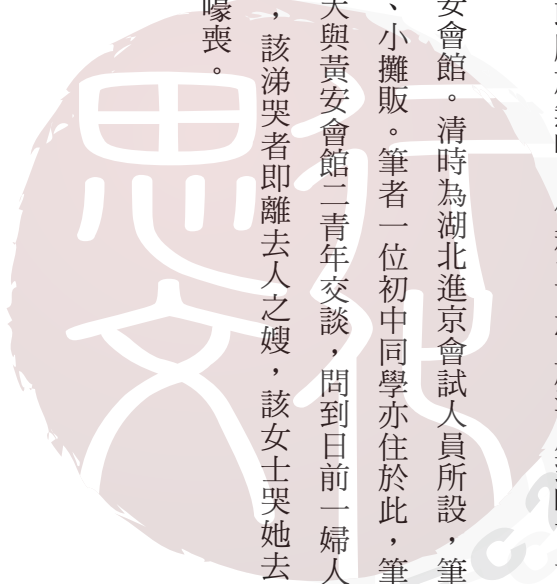
我們來到了十五伯父家的東院，可去那後發現並無聚會，和崇輝哥、崇光弟、信、億諸姪玩了一會兒後回家。次日見到佑申之女美琪，她說：「昨天你們怎麼沒去啊？那麼多點心，吃都吃不完。」原來是六伯父家有派對，我們誤會了，大房人和二房人所指的東院並不是一個地方。六伯父家的客廳與餐廳之間有一活動木板牆，可隨意開關。六老爺常作投壺之戲，壺是一高約一尺半的瓶樣金屬物，肚稍大口較小，矩圓形的口外有兩耳，耳孔徑約一寸半，以長約二尺半的細桿（又名捧）投之，投之入壺口者為勝，投入耳孔中者為大勝。筆者在人藝演的話劇《虎符》中見如姬夫人有投壺之戲，說明戰國時即有此遊戲了，今日卻鮮見矣。

出新開路南口，就是興隆街。新開路南口往東一點，路北就是四伯父家的一片豪宅，筆者僅進去過一次。一年三十晚上，去給六伯父等長輩辭歲。家人近親十幾個人，從六伯父處到四伯父家辭歲。過了多重院子，四伯父與七嫂根本不見，只在大勝家坐了一會兒。只知大勝之子有哮喘病，他叔叔大鵬讓他趕快坐下。新開路南口有個過街樓，據風水先生說此樓關係到樂氏家族的興衰，更關係到同仁堂業務的好壞。所以從二十世紀三〇、四〇年代，日本侵華時期和國民黨執政時期，幾次要拆去新開路南口的過街樓，都經樂家人花錢買通有關人員撤銷此議。直到解放後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初期，該過街樓終於拆掉了。

新開路北口經常停著幾輛人力車，在日本人侵華後期逮捕表兄共產黨員楊德修時，有幾個不三不四的特工人員也在這裡不時出現。新開路有兩家賣花生瓜子的小攤販，也是

筆者經常光顧之所。在新開路中部路西黃安會館中的一家，攤主叫王三。白天在外擺攤，晚上踩一石從他家後窗也可以買零食，五分錢一小包花生米或鐵蠶豆。北口一個大攤，攤主孫二，原為人力車夫，五十多歲時改擺小攤，貨較齊全。賒帳時他讓筆者自記數目，一個下雨天，相當涼爽，筆者還是買了幾瓶汽水。冬日孫二耳朵生了凍瘡，他添了烤白薯，寒風凜冽，增個火爐，不過聊勝於無吧！他和王三常於清晨到曉市一起躉貨，他們倆相處融洽。

新開路中段路西有一黃安會館。清時為湖北進京會試人員所設，筆者兒時，這裡已成為大雜院，住戶有偵緝隊員、小攤販。筆者一位初中同學亦住於此，筆者邀他家中小坐，他說咱們還是街上聊吧。一天與黃安會館二青年交談，問到日前一婦人為何在街頭痛哭，俟一人離去，另一人告訴我，該涕哭者即離去人之嫂，該女士哭她去世的父親。按北京人的規矩，兒婦不當在婆家嚎喪。





在花廳東面嬉戲的三兄弟



兄弟姊妹們在老宅花廳。



東院裡的孩子們（右二為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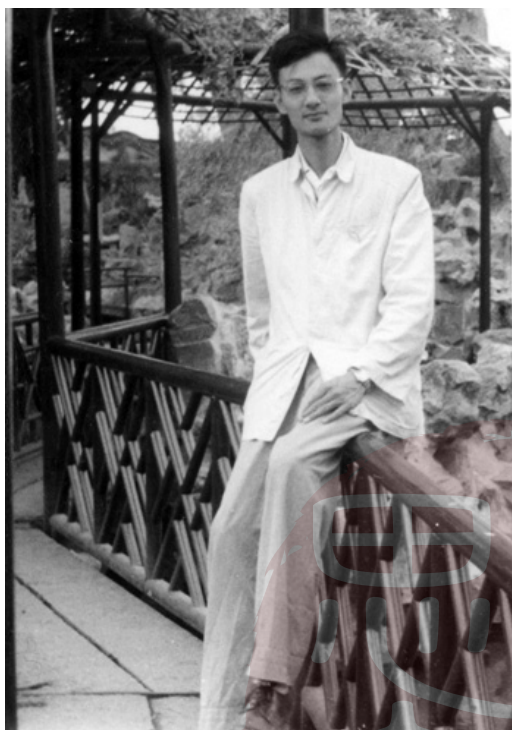
筆者父親樂東屏在西客廳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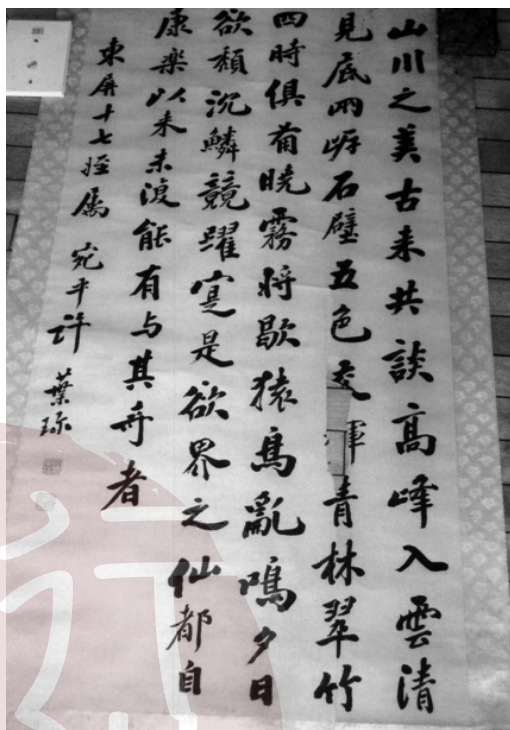
筆者母親與兄弟姊妹們在北樓前。



筆者父母與祖母張義芳（中）在故宮遊玩合影。



筆者青年時代在樂家老宅。



許葉珍書寫的中堂。



過春節的東客廳門前